

月 嫂(小说)
□刘晓雪

表妹红准备辞职去做月嫂的那一刻,招来了她母亲的强烈反对。好不容易读个大学,却去给人家做保姆,这个书真是白读了。村里人议论纷纷。

红顾不得那么多了,她不是心血来潮的人,做什么事都有规划,她搜索并阅读了许多资料,了解到家政行业的前景,心里开始不断憧憬。

红按时来到人才市场的月嫂培训中心进行培训。月嫂需要注重宝妈的营养调理,宝妈在坐月子期间更需要营养搭配合理的月子餐,以帮她们迅速恢复身体。月子餐、给宝宝做辅助操、排气操、唱婴儿歌等基础知识,她觉得新鲜而有趣。一两天下来,她已能熟练掌握。环顾四周,她发现来参加培训的人大都只有初高中学历,年龄也比她大。她查阅过相关资料,当下月嫂的学历以初中生居多,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只占极小部分。

红很快就意识到,护理新生儿的基础知识每个月嫂都能熟练掌握,要想让自己充满竞争力,必须学会更多技能。她平常爱好烹饪,做得一手好菜,闲暇之余也很喜欢钻研新的菜品,这恰好与月子餐吻合。

红没想到自己做月嫂的事那么快就在大学同学圈传开了。“过两年我生二胎,就找红来给我做保姆。”一些闲言碎语传到她耳里,如锋利的针一般刺疼了她。

作为有本科学历的月嫂,红很快便显现出了她专业的一面。

做完第一单,她无缝衔接地接下了第二单。来不及喘息片刻,她就打车直接来到了市人民医院的妇产科。

宝妈兰年近三十七,高龄产妇,生的是二胎。头胎是儿子,已近13岁,正上初二。

“是小红吧,孩子就交给你照顾了,辛苦了。”兰很礼貌地说道。后来红才知道兰是看上了她的本科学历,虽然她工作经验不到一年。

那天下午,兰去了产后修复中心。红给宝宝喂完奶粉,交代宝宝的奶奶照顾一下,就疾步去了洗手间。

几分钟后,等她回到房间,只见宝宝脸色发紫,老人正无助地看着她,一脸惊慌。原来,老人为了让宝宝睡出个好头型,把本来侧躺着睡的宝宝翻转过来,让他平躺着睡。红见状,立刻把平躺的宝宝转回侧躺着,而后一边轻轻擦去他嘴边的羊水,一边拍打宝宝的后背。几分钟后,医生疾步赶来,宝宝在医生的帮助下脱离了危险。医生了解缘由后朝红竖起了大拇指,原来刚顺产的宝宝难免会吸入一些羊水,需要侧躺着睡,平躺着睡容易导致吸入的羊水反流,引起窒息。

“如果窒息时间过长导致大脑缺氧,宝宝很容易脑瘫。你们要好好感谢这个月嫂。”医生说道。

“妈,你真是在帮倒忙,今天要是出事了那可怎么办?”老人的儿子厉声说道。

一旁的奶奶几乎要哭起来,她拉着红的手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。红看着老人恐慌和委屈的样子,连忙安慰她不要太责怪自己。

适才慌乱的房间安静下来,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斜射进来,一切又恢复了当初温馨的模样。

雇主兰住的是单人套间。住院的七天,红就睡在一旁的床位上。她睡眠很浅,宝宝稍有响动,她就条件反射般迅速从床上爬起来。除了喂奶吃母乳的时间,她尽量不去打扰兰。

出院的那天,兰的丈夫开车来接他们。20分钟后,呈现在红面前的是一座独栋别墅,上下三层。她只负责照顾宝宝和宝妈,房子的卫生和饭菜由另外一个年过四旬的阿姨打理。

红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兰,每天兰午睡醒来给她按摩推拿40分钟,临睡前把调好水温的泡脚水端至她面前。

一天晚上,兰的大儿子欢欢为一道数学题绞尽脑汁,求助妈妈。兰接过试卷看了许久仍是一头雾水。红在阳台晾晒完衣服,正准备进屋,被兰叫住了。

“小红,你来帮帮他。我不行。”兰笑着说。

红仔细看了看题目,迅速弯下身,给欢欢提供了两种解题方法。她深入浅出地讲解着,欢欢不时点头。红的表现让兰很是惊讶。

“阿姨,你怎么这么厉害?”欢欢捧着试卷,好奇地问。

“阿姨大学学的就是数学。”红笑着回答。

刨锯榫卯之间

□周 超

以前,家家户户都要请木匠到家里打家具,或打张床,或打个衣柜,或打个书桌。如今,那种走家串户的传统木匠已成为远去的背影,早已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。然而,我脑海中对他们依然有着一种特别温暖而亲切的记忆。

记得小时候家里准备了些木料,多是松木,性稳纹美,便请了两位木匠来打书柜与食品柜。师傅进门,并不急着动锯,先相料——把木材翻来覆去端详半日,拿斧轻轻叩击,听其音,辨其质,再用铅笔在木材上画些墨签,做些记号,估计是哪些做板,哪些做腿之类的。然后,他们拿出各式各样的工具,大小锯子、刨子、凿子、墨斗等,小时候的我看着挺新奇的。

师傅先放线,用墨斗从湿棉中吸饱墨汁,轻拉细线,在木面上一弹,一道直如弦的墨痕便落下来。接着是开料,大锯上下拉动,木屑飞溅,沙沙之声如蚕食桑叶。而后是净料,二刨、细刨轮番上阵,刨花从刨口卷出,薄如蝉翼,打着旋儿散落一地,满屋子便弥漫着松脂与

木香的清气。刨平之后,木材显出了自然纹理——山纹如云卷,水纹如波荡,光滑得能映出人影。

那时,木材都是手工一点点地锯、刨、凿,没有电动工具,而且所有木件之间都是传统的榫卯连接,不用一钉一铁。不仅制作巧妙,而且手工制作的精度要求很高,就像两个木件长在一起似的。师傅用划线精确定位,用凿开出卯眼,用锯裁出榫头,透榫、半榫、燕尾榫、棕角榫,各有所用。格肩相接,落槽嵌合,两木相扣,严丝合缝,浑然一体。食品柜侧面与正面用的是燕尾榫连接,从上到下一排整齐的榫头像一只只燕子尾巴,很是好看,正如《考工记》里所说:“天有时,地有气,材有美,工有巧。”因为制作起来比较复杂,精度要求很高,所以也很费时间。打两件柜子,两位师傅足足做了两个星期。如今的家具,用钉子、螺丝或胶水替代了榫卯,提高了速度,却感觉没有传统的榫卯连接得美观和坚固耐用,而且总有种为求速度和方便而丢掉了传统工匠匠心独运的遗

憾,就像现在吃快餐汉堡时感觉不到中国菜里讲究的刀工、火候一样。

等到柜子成型,再刷三遍生漆,一遍打底,两遍罩面。漆色沉静光滑,木纹从漆下透出来,像琥珀裹着年轮。书柜做得巧,中设插板,小孩写作业时可抽出当桌,不用时推进去,不占寸地。食品柜下面做的是一层层的斜格,这很讲究,也很费工夫,因为那些都是榫卯连接,体现了功夫和匠心。

家里打柜子那几天,邻居们一趟趟来瞧木工的手艺。有的摸着柜面说“这木纹真漂亮”,有的蹲下看榫头接口,啧啧称奇。家里的柜子还没有打完,东边张家、西边李家便来邀请师傅,请师傅打完柜子就去他家。那时木匠不愁活,手艺就是最好的名帖。

“手随心转,法从手出。”这是老匠人的口诀。木匠既是设计者,又是施工者,刨锯榫卯之间,透着心手相应的灵巧,也藏着“三年学艺,五年出师”的苦功。那两只柜子,我家用了几十年,漆面依然鲜亮,榫卯依然紧固,搬家时抬起

花饭节

□李光员

叫红饭叶的植物染成的。花饭节前夕,壮家妇女将红饭叶洗净,放在锅里加水煮成深红色的汁,除去渣质,将泡好的糯米放入汁中浸泡三四小时后控干,再用甑子蒸熟。红饭色泽鲜艳诱人,装在碗里,犹如一朵初放的红玫瑰,馨香四溢,沁人心脾,吃时蘸白糖或红糖,味美可口。后来,红饭逐渐变成了红、黄、紫、蓝、黑、白等彩色饭。壮族妇女采下紫兰藤染出紫色,松蓝草(板蓝根)染出蓝色,靛叶染出黑色,羊咪咪花或是黄姜染出黄色。不同的花米饭不仅色泽鲜艳,且清香可口、生津回味。每逢传统节日,壮家人都会互相赠送花糯米饭,借以表达亲朋好友之间的感情。壮族妇女亲手染出的花糯米饭,染的不仅仅是美丽的颜色,更是文化的传递、技艺的传承、工艺的展示。当地壮族群众用这种特别的方式传承民族文化,让人们记住浓浓的乡愁。

据传说,壮族花饭节是纪念北宋时期壮族首领侬智高的民族传统节日。其时间不统一,有六月初一、六月初六,也有六月二十四,还有七月初一的,各个壮族村寨欢度花饭节的日子都不一样,但都是以侬智高的部队路过寨子的时间来决定。时至今日,人们逐渐把红色糯米饭改为五颜六色的花糯米饭,寓意五谷改

善了壮族的幸福生活,希望来年获得更大的丰收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那坡县坡荷乡、德隆乡、龙合镇、城厢镇等乡镇以及靖西市安德镇、果乐乡的壮族村寨,每逢花饭节期间都要选择一个吉辰良日,举行一年一度的壮族花饭节庆典活动。壮家人邀请亲朋好友及附近村寨的汉族、苗族、彝族、瑶族、傣族等民族同胞一起欢度节日,共祝民族团结一家亲。节日期间,家家户户染红饭、春耙粳、杀鸡鸭、宰猪羊,款待亲友;击铜鼓、舞纸马、对山歌,庆祝丰收,歌颂今天的幸福生活,展望美好的明天。

壮家人过花饭节一般两至三天,壮族的村村寨寨,热闹非凡,美酒飘香,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,洋溢着欢声笑语。节日期间,壮家男女老少身着节日盛装,喜气洋洋。老人和已婚妇女互相做客,中年男子则结伴上山玩耍,或进行篮球、下棋比赛。姑娘们身穿节日盛装,成群结队找小伙子对唱山歌;小伙子也收拾打扮一番,来找姑娘们对歌。若唱得情投意合,征得双方父母同意后,就选择吉日定亲,结为连理。同时,壮族同胞们还用自己独特的舞姿表达对家乡的热爱之情,用嘹亮的歌声歌颂壮家生活的美好。

(作者系云南省文山州广播电视台主任记者)



夜,只是静默
我看到
潮起潮落间
海水吮吸沙砾的锋利
捧出珍珠的圆

没有月亮的夜晚
我看见海浪肆虐
浪花朵朵
铺成我梦忆的床

大海深处
传来絮语,一刻不停歇
那层层摇曳中
是处处风浪的船
桅头忽明忽暗的灯
沉没在梦的彼岸

我赤脚走在沙滩
推开浪花
猝不及防闯入的是春天

观 海

我看不到海有多深
我只能想象它的远
尽头是蔚蓝的天

流溢的意识被卷起
蜷曲在圣洁,宁静的海底

海水连接着四方土地
漂流瓶自彼岸,孤单
开始流转
伴随着相遇与别离
千万种情感融汇

海的形态一展于眼前
如此伤痕累累,却又滚滚向前
观它征程,从未间断

一滴水

来自雪原,或是细涓
我早就忘记了我的出处

梦中的那片海(外二首)

□陶厚宏

天幕上阴云翻卷
我以一滴水的形态出现
我自你眼角滑落

我汇入澎湃的河流
跟随它的脚步流进芬芳的泥土
沿途草木葳蕤,扎根深处
云曾把我带到沙漠
我懵懂问候这片陌生的土地
滚烫的风烘烤着我的身体

我看见怀里游弋的鱼
金色的鱼尾甩过
刻画夕阳的遗迹

(作者系山东省邹城市某药店职工)

点 评

一灯如豆亦为光

□刘 琼

豆,古代专盛肉糜的食器,高腰有盘,亭亭玉立。豆也是今天豆类植物的统称,豆者,小而圆也。汉语确实有表现力,比如“一灯如豆”,四个字连在一起,一个独特、可视、易感的图像宛然眼前:一盏灯,而且还是不那么时髦甚至有些古朴的灯,从灯芯散发着火光,光亮不强、覆盖不远,却有暖意。于是,围绕“一灯如豆”,古今诗人均产生了不少兴会吟咏。这些兴会吟咏,多聚焦孤寂、清贫、坚守,孤寂、清贫是抑,坚守是扬,先抑后扬。一灯如豆的光是微光,在人类的生活世界中,四下散落、俯拾皆是,是自然光、常态光、靠谱的光。有光,便有方向,特别是在孤寂的黑暗中。微光也能影响和改变一个具体生命的走向。

散落于生活日常,如今被看见、被传播、被体认的新大众文艺写作者和他们的作品,如果从传播力和影响力看,大概也属于微光。光虽微弱,却耐人寻味。

拿这组作品来说,尽管都属于非专业、非职业写作,但我们又怎可轻而视之?

《梦中的那片海(外二首)》以海和水为抒情对象展开想象,海因为遥远、阔大、无垠,成为诗歌寄寓梦想的载体,成为思绪抒发的对象。作者是山东邹城某药店职工,邹城与海之间的距离,是一个人的灵魂从药店放飞的空间。散文《花饭节》的作者是云南省文山州广播电视台主任记者,职业经历让其写作带有新闻记者的手感,有现实信息,也有烟火气和文化观照。而散文《刨锯榫卯之间》的作者是武汉中铁大桥局职工,文章是对木匠师傅和木工手艺的记忆,其间既有细节观察、场景写实,也有议论、钩沉和抒情,融进了个体生命的可靠感受。小说《月嫂》则试图刻画一个具有本科学历、学习能力很强、创业精神鲜明的新型月嫂形象,折射生活里的变化。

也许,这些文本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,但分散在各行各业的作者业余时光里的写作,不仅让他们自己的灵魂有了表达和分量,也让更多的人通过他们的分享感受到光亮,看到人生的其他可能性。这大概也是活着的一种趣味吧。

(作者系中国评协理事、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副主任)